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二十二回 成功參老祖 得道省雙親

卻說李玄正在室內靜用元功，被一女子用計劫去經卷，不覺嚇得目瞪口呆，隨與飛飛等出洞觀望，一點蹤影都不見了。李玄頓足歎息，淚下如雨。顛顛問道：「妖人已去，急也無用，還是趕緊想法追還經卷是正話。」這提醒了李玄，忙道：「不錯！他臨走時曾說住在山後白玉洞，他就是什麼白玉夫人。你們在此多年，可曾聽說有這麼一個妖洞？這樣一個妖精？」飛飛搖頭道：「此山洞府大小不計其數，小的們雖然久居於此，卻也不知其詳！」李玄猛然記起來道：「師兄曾教我召神之法，何不請本土地來請教一聲，便知端詳。」飛飛、顛顛都催他快快召請。李玄依言捏訣。果見那老土地立在面前，笑容滿面地先向李玄道謝收取二妖之功。飛飛等立在一邊，不覺面紅過耳。那土地抬頭見了他倆，也頗侷促不安。李玄道：「彼一時，此一時，已往之事談他則甚！如今都成一家人，卻先商量取經要緊。」因問土地：「可知山中有個白玉洞？」土地回說：「白玉洞離此卻近，但不歸小神所管，以故不知詳情。今聞得那洞中也有妖人作祟，吞吃行人，和這兩位是同道中人。」飛飛見說，伸手在他那光頭上鑿了兩下，笑罵道：「你這老兒，忒會欺人，擺著我師尊在此，你就敢輕薄我們？明兒看我再作妖精，不打了你這地窟，也不算好漢。」嚇得土地諾諾連聲說：「小神不過一句戲言，還敢得罪兩位不成？」李玄叱道：「既入正道，何得又起邪心？不怕應了誓言？看師兄掌心雷殛你！」飛飛笑道：「也不過和這老伴尋個開心，那裡就這般不要好了！」李玄道：「就是說笑，也要有個分寸，這等逾規越矩的話，是不許說的。」飛飛只得遵諾。李玄謝過土地，打發他去了。隨又帶同二人到了後山，把那裡土地召來一問。只見那土地滿面枯槁，形神憔悴，也和初見那邊的土地一樣情形。李玄問起白玉洞妖人。土地稟道：「離此三□里有一山洞，洞後產白玉，所以得名。那洞有一妖人，吃人侮神，作惡多端，乃是當年老君祖師的青牛和本山一隻野牛交合而生。生來無物可食，就在這洞後找尋一種嫩質白玉當作糧食。食玉既多，更通靈性，遂能幻化人形。其色潔白，其膚嬌嫩，渾身上下都是玉色，連他穿的衣服也上下一白，完全不帶雜色。他自稱白玉夫人。常去山下迷惑美貌童子，攝回山洞，採其元精。精竭身衰，將來吃在肚中。弄得山下行人稀少，居民遠避，小神香火都絕，困苦不堪。今奉法旨，想必是天遣法師前來收伏此妖？不但人民之幸，小神輩也托庇不淺！」顛顛暗語飛飛，想不到這妖竟是同道，怪不得那土地取笑我們。飛飛叱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就和他認個親戚去來。」李玄心中正煩，聽他們這般戲謔，便斥道：「又胡說了，這妖搶去經卷，我們三人都有罪譴，還不趕緊設法奪回，反在這裡互相取笑，全不像仙家體統，道門規矩！」二人聽了，才不敢說。李玄又問土地：「這妖人可有什麼本領？」土地道：「本領也不甚厲害，不過能駕雲喚雨，攝取人物。再有一把三尖兩刃刀使得絕熟，平常人休想打得過他。此外就不見有什麼能為了。」李玄謝了土地，打發他去了。對二人說道：「原來這妖也算牛精。你二人都有戰陣工夫，可先去和他見一陣來。我卻在這高峰上，遠遠瞭望。如你倆戰不過他，我就飛劍助你。」飛飛道：「既如此，法師就賞他一劍也罷！為甚多費手足。」李玄道：「我豈不知，只因此物修持多年，才得這些道行，我這寶劍乃祖師親授，一劍飛出，仙神難當。量這妖魔怎能抵擋。」

如傷了他的性命，枉負他千載功夫！我意如能好好收回經卷，再用善言化導，全他一條性命，成他終身道果，那是最好的辦法。萬一他倔強不服，苦苦相爭，乃是他自己求死，我也只有開一開殺戒，為此山除去一害。想天地有好生之德，仙術兵器，都不得已而用之，苟可保全，豈宜逞凶。爾等生性兇殘，作孽太多，既入我門，還該時時存此心腸，以贖前愆，將來成就自不可量也。」二人聽了，心中大為感動，都歡歡喜喜的聽命而去。

到了白玉洞前，大呼：「什麼白玉夫人，出來見我！」那白玉夫人得了寶笈，正在歡喜。忽手下小妖報稱，有一男一女在外呼叱，指名要請夫人相見。夫人笑道：「想是那李玄的兩個徒弟來了。待我出去會他一會！」於是結束停當，手持三尖兩刃刀出至洞外，喝問：「你倆可是那窮道人的徒弟麼？」二人答道：「然也！既知我們，可好生送還經卷，萬事皆休；若有一字支吾，休怪無情。」那夫人哈哈一笑道：「不過一隻兔子，一隻雞。多大本領敢出這等狂言！」二人也大怒道：「你別挖苦人！可自己照照鏡子，脫了牛形不成！」那夫人一聽此言，這才怒不可遏，仗手中刀直奔二人。二人也各拿兵器抵住，戰有五□回合，二人竟不是他對手。待要敗下陣去，李玄立在山頂，早已望見，忙著拔劍念咒，瞥見金光起處，已脫手飛出。

李玄心中還想保他性命，兀自思念道：「最好揀他不致命處斬他一劍。」哪知這劍是通靈性的，心之所欲，劍即隨之。這李玄念頭未完，那劍已繞出妖人足下，砍去一條牛腿，現出原形，乃是一隻純白無疵的白牛，躺在地下，哀聲呼號。李玄先去洞中取回經卷，才回至前面，問那白牛：「你可知道我不殺你的意思麼？」這牛只是磕頭。李玄心中□分不忍，因說：「照你這等行為，真是殺有餘辜！我今念你修煉千年亦非易事，經我寶劍，決無不死之理，特地砍傷一腿，以保你的生命。你要是能肯改過，可隨我回洞，跟我兩個徒弟砍柴汲水，做點小事情。你既愛我經，也算有緣，我必和兩徒一樣看待，隨時指教你一點。你若執迷不悟，看我仙劍在手，即刻取汝性命，易如反掌也。」白牛號泣應令，就地滾了一滾，化成跛足美人，跟在李玄後面，和飛飛、顛顛倆一同來至紫霞洞。

從此李玄用功愈勤，防範越謹，吩咐三人日夜分班在洞門口站守，無論人妖，不奉法旨，一概不許進門。過了幾月，已能斷絕煙火。每天只由三人在山中採些果類充饑，形神轉覺清臞。一年之間，讀完兩卷，已能呼風喚雨，駕雲召霧，無不如意。這時，山中妖魔來者愈眾，都被他降的降，誅的誅，倒替山中除了不少大害。直至讀完下卷，竟能出幽入冥，變化無窮，兼知過去未來之事，已成超凡入聖之功，雖天上大羅金仙亦不是過。等到三年期滿，吩咐飛飛等留守洞府，自己駕雲來崑崙山八景宮，朝參老君。老君早已知道，就著文始先生率領□代門徒在外相迎。李玄上前相見。眾仙齊賀功成。李玄不勝謙退。

當由眾仙帶見老君，大蒙優獎。李玄再請教益，老君逾道：「為道日損，損之又損，以至無為，遊心欲淡，浩氣欲善，與物自然無私焉！」李玄稽首受教。老子又命道：「凡神仙者以養性保心為主，而輔以法術；保養心性以成自己不壞之身，修煉法術以為濟人度人之用。你雖修煉有成，究竟功行不足。我在三年前即命你多遊山水，如今正可做此一步工夫，順便做些功德。倘遇有緣之人，不妨收為門徒。皆於你身有益。再過□年，仍來此見我可也。」李玄遵旨而退，和一班師兄如文始真人、廣成子、赤精子、燃燈道人等一班兒敘談心曲。眾仙便在後山設筵相慶。席間談不盡仙酒仙肴，說不盡珍饈美味。況值李玄煉功初成，主賓極盡歡娛。文始先笑對李玄說：「賢弟，似你這等修道，真可算得自有神仙以來第一容易的人了！你可想想，自你出家至今統共不過多少日子，就有這等成就！比到我輩，真有遲速難易之判了。」燃燈道人和廣成子都道：「這是各人緣法和福命，是勉強不得的。」赤精子笑道：「其實像我們這幾個修道成仙，已算快極的了。料不到李玄弟比我輩高出□倍，真可欽羨。」

李玄生性謙和，見眾師兄這般稱獎，心切不安，只得再三稱謝說：「都是祖師的恩澤和諸兄教導之功。」文始因說：「祖師曾說我弟前生本係仙子，又能立志向上，感動玉帝成就此生，又不昧性靈，自幼入道，所以福澤較厚，成就不難。吾弟在這三年中，用力又□分勤謹，所以有此意外成功。我輩又有什麼好處。」李玄忙道：「不虧師兄賜我兩個侍役，小弟敢則早已凍餒到不堪設想了。安有今日的地位？」說畢，眾仙皆笑。

過了三天，李玄辭別了老子和眾師兄，回至紫霞洞中。吩咐三童小心守住洞府，勤力修煉。三童都叩頭受命。李玄方才放心，再下凡界。這次不比從前，他是得道之人，一切便利。因思出家之先，曾對父母說過，一有成就，即當回家省親。此次正可乘機一行。一則修定省之私；二則看看故鄉情形如何。

駕雲而起，哪消半天工夫即到洛陽城內，步行回家。他父李奇，母尤氏，年已老邁，身子衰弱，終年養病在家，不大出門。這時忽聞家人報稱，有一道人求見。李奇失子多年，再想不到親兒歸來。但因目見真仙，不敢再輕視方外人。每有遠方道士求見，無不禮待。此時雖在病中，兀自一秉虔誠，吩咐請進。這李玄一見父親如此衰老，兀自悲感，慌忙趕上幾步，抱住父親的腿，跪在地

下叩頭道：「不孝兒李玄參拜父親。」李奇出自意外，大為驚異，慌著扶他起來，忙問：「你真是我兒李玄麼？怎麼又得回來？」說時朝李玄仔細一看，見他丰神宕逸，益發比前好看得多，卻才認清真是愛子李玄。心中這一喜，也就非同小可，他也沒工夫再問他什麼話，只把他拉了起來，大叫：「快請夫人出來！出家的玄兒回來了也。」裡面夫人聽了這話，也喜歡得眼淚鼻涕一齊滾將出來。本來行動皆難，此時卻不用人扶，竟自三腳兩步趕到前堂。李玄已撲了上去，叫聲：「母親在上，不孝兒叩見。」夫人卻不說話，先朝李玄打量了一回，又朝李奇看看，問道：「老爺，這是怎麼說起，敢則你我都在夢中麼？」李奇笑道：「胡說。青天白日，什麼夢不夢的。」李玄也笑道：「母親不用多疑，是我玄兒回來了！」夫人才又弄得痛哭起來。一時許多家人都來叩見小主，道賀老爺、夫人。

夫人和李奇爭著要問李玄過去情事，李玄先把大略情形告稟一番。老夫妻都大喜道：「如此說，我兒有志竟成，竟已成了仙了。又憐我老夫婦打從你出門之後，終朝思念，幾乎想出大病。現在年紀越高，身子越衰，打量此生總見不到你，哪知今兒又得重逢，真乃萬千之喜，也是家門之幸。」李玄稟稱：「自別父母，心中也常常掛念。總因學道心堅，不敢稍分道心，也不敢背師命私來探望。今幸成就頗速，復得拜見慈顏，私心頗慰。」因見父母頹唐，忙從身邊取出丹藥兩丸，說道：「此丸是兒在華山時按照祖師經文制成，有起死回生之功，返老還童之力。」即命取來淨水一盃，請兩老各進一丸。李奇夫妻大悅，和水吞下，果然仙家妙藥功用異常，丸下頓時覺得眼目清涼，身輕體健，一霎時玄髮轉黑，百病全消。二人都喜道：「虧得你志向出家，果然煉成大道，連我兩老都得到好處。」李玄道：「這不算什麼。從前祖師昇天拔宅成仙，孩兒如今才通仙道，功行不及萬一，此番奉命下山廣立德，但願早成正果，授職金仙。那時定能奉迎雙親一同登天也。」兩老見說，愈加喜悅。尤夫人究是女流之見，因兒子初次歸家，定要留他住上一年半載方許出門。李玄再三稟陳，祖師法旨不能違背，好在兒已修得仙法，往後常可回來，母親不必堅留。夫人只是不允。過了一夜，夫人早起，命人請公子用點。誰知到了書房，不見李玄蹤影，只見一封察帖墨沈淋漓，金光閃爍。李奇拆來一看，卻是李玄陳說不能不去之苦衷，和將來重會的時日，因恐母親不捨，已借土遁出府，並請父母努力加餐等語。李奇把此意說給夫人聽了，也只好罷休。

這李玄出了府門，因聞江南廬山風景清幽，錢塘西湖山水綺麗，都想去遊玩一番。先駕雲頭到了廬山。那時正當周末戰國時代，江南一帶算是蠻夷之地。李玄一到廬山，見形勢清奇，北方無此好山，不覺點頭歎道：「將來地氣當有一大轉移。北方雖多英難，人民智識一定不及南方。遊賞多日方到西湖，山清水秀，更勝匡廬。留戀多日，忽於湖邊遇一孩童，臨湖涕泣，似將投水。李玄忙著留心，看他怎樣動作。只見那孩子哭了一回，大呼道：「老天、老天！我楊仁生為男兒，不能救一老母，枉生天地間。不如自盡為宜！」說畢，縱身一躍，跳下湖去。

李玄才知他是個孝子。見他跳湖，自己早有準備，用手向湖中一指，這一湖清水頓時變了一個樣子。欲知湖水怎能變樣，此孩能否不死，卻看下回分解。